论电影《十万个冷笑话》的后现代主义风格特征

曾蒙，文子诺

（湖州学院人文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摘 要：颠覆、反抗、破坏可谓后现代主义最突出的形象，其仿佛一场风暴将有着深度与厚度的传统结构、中心、权威与本质统统吹成碎片散落一地，只剩下一个充斥着平面感的世界。后现代文艺作品正折射与反映了这个平面感的世界，它们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鲜活展现。电影《十万个冷笑话》通过非原则化表达、反讽技巧、零乱性追求，有力地表现出一种极强的后现代主义风格特色，在对传统的颠覆之旅中开辟了一种新的动漫电影风格，带来了一种新的审美体验。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十万个冷笑话》；非原则化；反讽；零乱性

DOI：https://doi.org/10.68249/avi.2026.0002

1.引言

后现代主义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兴起于欧美，它的兴起有着新型社会的土壤基础。不同思想家对这一新型社会命名不一，如丹尼尔·贝尔谓之“后工业社会”，鲍德里亚谓之“消费社会”，杰姆逊则谓之“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主义“首先是一场反传统的带有颠覆性质的文化思潮”[1]317，颠覆、反抗、破坏可谓其最突出的形象。其仿佛一场风暴，将有着深度与厚度的传统结构、中心、权威与本质统统吹成碎片散落一地，只剩下一个充斥着平面感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同于其传统模样，它是开放的、混乱的、偶然的、多变的、暂定的。

文艺作品在宣传与传播后现代主义思潮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以鲜活生动的形式折射与反映了后现代主义者所热衷的平面感世界。后现代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往往从叙事艺术性和叙事结构两方面的反叛与颠覆来呈现这个平面感的世界。其消解传统电影自身的同时也颠覆了电影所塑造的传统世界观念，从而带给观众新的审美体验与心灵震撼。国产动漫电影《十万个冷笑话》则通过“非原则化”有力地拒斥了偶像崇拜、理性崇拜与权威崇拜；通过戏仿、荒诞、游戏实现了一种强烈的反讽效果；通过拼贴与非线性叙事营造出一种零乱性状态。总之，该电影呈现出典型的后现代主义风格特征，极力地塑造了一个平面感的世界，从而走向一种对传统的颠覆之旅。

2.消解传统的非原则化表达

“非原则化”（Decanonization）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美国学者伊哈布·哈桑对其进行了阐释：“我们正目睹着对社会中权威准则的有力的‘解合法化’，对元叙事的废止，而偏好‘小型叙事’，这种小型叙事保留了语言游戏的异质性。……我们取消了文化，消除了知识的神秘性，消除了权力语言、欲望语言和欺诈语言的结构。”[2]这里指出了非原则化的破坏性广泛而彻底，它嘲笑与修正一切权威与传统。实际上，它与“非中心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形而上学”“废除元叙事”等词的含义相近，都表示“对偶像崇拜、理性崇拜和权威崇拜的拒绝”[1]318。电影《十万个冷笑话》正是以“非原则化”表达方式，很好地体现了对这三大崇拜的有力拒绝。

当一个人被赋予了匡扶正义和铲除邪恶的权力，其作为英雄的形象、传奇的人物要唤醒群体的宗教本能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影片一方面通过颠覆传统的英雄形象，另一方面通过消除“能指”实现了对偶像崇拜的消解。首先，传统的英雄形象往往具有特殊的本领或技能。《蜘蛛侠》中，帕克凭借着手腕能放出强韧的丝绳轻松自由地飞檐走壁；《战狼II》中，冷锋有着顶尖军人的专业素养，以一敌百的身体素质；《蝙蝠侠》中，韦恩

作者简介：曾 蒙(1994—)，男，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艺理论
文子诺(2004—)，女，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
通讯作者：曾 蒙，邮箱：zengmeng@zjhzu.edu.cn

穿上蝙蝠衣便能够飞檐走壁，穿行于黑暗都市，惩恶扬善。而《十万个冷笑话》中，男主匡扶正义与打败邪恶的技能竟然是人皆有之的“吐槽”本领，“吐槽”还会有超能量，这无疑颠覆了观众对于英雄形象的先入之见。其次，男主最终战胜“鸟不拉屎”大魔王，拯救了地球。当他进入“时空之门”后，在这里本有机会将自己的命运改成英雄；但男主害怕再次引发时间错乱仍旧选择了自己本来的命运和身份。他的这种选择，某种意义才像一个真正的英雄，但时空管理者“小金刚”抹去了它的名字，人们永远想不起他的名字。观众对英雄共同的“能指”走向消失，仅仅留下的“所指”却无法有效便捷地分享与传播，偶像崇拜也因此变得困难重重。

传统的主体观，尤其是启蒙主义以来的现代主体观认为作为主体的人：“尊重理性规则、总体意志、社会传统和看似公正的固定标准。他（她）真诚的追求真理，并希望这种追求不会最终一无所获”[3]。换言之，这种理性崇拜意味着相信理性，相信真善美，相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相信这个世界终将是美好的。理性崇拜对于电影作品的最大影响影响便是分设了善恶、好坏、真假、美丑等等二元对立的人物，诸如《战狼 II》中的冷锋与 BOSS 老爹，《变形金刚》中的擎天柱与霸天虎，《蜘蛛侠》中的蜘蛛侠与绿魔，《红海行动》中的蛟龙突击队与恐怖分子等。在《十万个冷笑话》中，无名男主与“鸟不拉屎”大王表面上也是一组善恶的二元对立组合。男主在片中为了拯救世界，甚至不惜让“时光鸡”修改时间回到过去，这确实彰显了一种对理性的崇拜。当“鸟不拉屎”大王破坏他的美梦，企图利用黑洞毁灭地球时，男主却因“吐槽能量”失控会毁灭地球的心理阴影而迟迟不敢使用这种能量反击。然而，男主最后突然抛弃了理性：“我本来就是炸掉了地球的坏人……那就让我们来比一比，谁更坏”[①]。通过变成一个比“鸟不拉屎”大王更坏的坏蛋竟然成功地拯救了世界，这无疑有力地表明了“后现代主义的最重要内容便是非理性主义”[4]。

封印、宝物之类的东西往往在电影中凝聚与串联起众多人物，扮演着情节进展助推器的角色。“封印”在《十万个冷笑话》中决定着所有时间混乱之人的命运，有着权威的形象。然而三个“封印”竟然是：手机、银行卡、钥匙。它们既非《信条》中能够逆时间来毁灭世界的“演算机”，也非《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天地灵气所孕育出一颗“混元珠”，而仅仅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品。没有了唯一性与独特性，其权威性也大打折扣。片末所塑造的“小金刚”形象也再一次体现了对权威崇拜的消解。小金刚是时空管理者，可以修改时间，俨然高大严肃的形象。然而，当男主进入“时空之门”后，小金刚不仅是一个被老婆驯话的角色，而且被老婆狠狠扇了耳光，形象大跌眼镜。其修改时间的操作既不像《大话西游》中至尊宝在月圆之时拿着月光宝盒那样需要仪式与咒语，从而穿越时空；也不像《信条》中利用特殊的红蓝逆转门旋转发生熵变那样需要复杂概念设定，从而在过去与未来穿梭。小金刚仅仅拿起座机电话，拨打了一个电话便修改了时间。无论是物品、人物、还是行为，当其形象走向低矮化、平民化、普通化、日常化之时，也就走向了自身权威的消解。

3.批判传统的反讽技巧

反讽（Irony）亦是后现代主义者嘲弄与颠覆传统的一种重要手段，它“与散漫、游戏、荒诞等概念相关联，以不确定性和多义性为先决条件”[1]319。例如，波普艺术便利用废弃物、商品招贴、各种报刊图片作拼帖组合反讽了艺术必须远离消费社会的传统观念；加缪在小说《局外人》中通过刻画莫尔索莫名其妙地杀人，反讽了人是理性的，世界是有意义的传统信念；王家卫在影片《重庆森林》中以精确的数字标示人的情感变化，反讽了数字化时代现代人压抑于心的情感。《十万个冷笑话》中同样存在着大量的反讽，这种反讽以戏仿、荒诞、游戏等方式攻击了固有的、确定的、单一的传统与习俗。

戏仿是获得反讽效果的一种重要手段，它是指“在全新的作品中借用一些大众耳熟能详、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作品，以达到致敬、讽刺、游戏等目的”[5]。《十万个冷笑话》中匹诺曹与白雪公主的对话便通过戏仿嘲弄了言情小说、情感偶像剧中所流行的琼瑶体：“皮皮，我刚才好担心好害怕好恐惧。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雪雪，我才担心我才害怕我才恐惧，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你再怎么担心再怎么害怕再怎么恐惧，也没有我更担心更害怕更恐惧”“我肯定更担心更害怕更恐惧”。琼瑶体最大的特点就在语言上的删简就繁，情感上的肉麻缠绵。这一特点既是一种优点，但也是一种缺点，尤其是在受众熟悉这一风格之后，其仍然固化不变就会失去对观众的“陌生化”效果，从而引发观众的审美疲乏。影片中匹诺曹与白雪公主的对话正是将琼瑶体固化之后的弊病进行戏仿而无限放大。除了这种文体的戏仿，还存诸多故事或场景的戏仿。比如，一个年轻人在树下看书，时空管理者“小金刚” 将巨大的榴莲从树上扔下来。这里戏仿了“牛顿与苹果”的故事，对经典演绎故事进行了消解。

荒诞意指不合逻辑、不合情理、无意义，影片中塑造的不少荒诞之举也获得了反讽的效果。李靖的传统形象通过《封神演义》各种版本的影视剧早已为人所熟悉，然而《十万个冷笑话》中李靖的设定是：百分百被空手接白刃。至于为何如此，却没有给出理由。余虹曾将荒诞的言说模式概括为“你必须…，你不能…”[6]，影片中李

[①] 正文中所引电影《十万个冷笑话》（2014）中台词，皆楷体形式标注。

靖必须被空手接白刃，但李靖不能被空手接白刃，因为被空手接白刃意味着无法杀敌，意味着有等同于无的本领。这种荒诞正如贝克特《等待戈多》中两位老流浪汉日复一日前来等待戈多一样。他们必须等待戈多，但他们不能等待戈多，因为戈多是谁与为何要等待，他们一无所知。“必须的”总是没有任何缘由与先天命定的，而“不能的”则是对不合逻辑的先天命定的反抗，所谓荒诞正是将人抛入这种无法逃离的命定与反抗的居间状态。此外，无意义重复话语也能营造出一种荒诞之感。如影片中追杀白雪公主和哪吒的小混混，一路重复说着：“冷静，冷静，在强大的敌人也会有破绽，只要悄悄的跟踪他们，看准时机再出手”。这台词一路重复，白雪公主和哪吒解都开了封印，小混混还没有下手，所有的重复也就变得荒诞可笑起来。

游戏的精神内涵与严肃、庄重、确定、单一恰好相反，其也是获得反讽效果的重要途经。后现代主义文艺作品中常常以游戏态度对待传统观念或传统权威。电影大师库布里克在后现代主义经典影片《发条橙》中便塑造了极度游戏化的模式，影片一开始主人公阿历克斯与同伴一起与人激烈打斗后便驾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随后又闯入民宅暴揍男主人并轮奸女主人。影片中的恶行超出一般常识与现实可能性，荒诞十足；但阿历克斯仿佛被上了发条不断进入一场又一场“暴力与性”的游戏狂欢之中。总之，游戏模式使得“他不会轻而易举地死，也不会平平淡淡地生”[7]129。《十万个冷笑话》中不少片段都体现出一种游戏的态度，通过游戏来嘲弄传统和习俗。例如片中时光鸡在“时之狭间”先是说：“时间是不可以随便乱改的。时间这个东西啊，一个小小的差错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变化。”可自己刚说完，就开始随意修改时间并笑趴在地上。时间轻而易举的修改导致所有人物命运也因而变化，时间的重要性被随意修改的游戏性所颠覆。再如白雪公主和哪吒寻找封印，迷宫竟然是飞行棋游戏，直接通过欢乐的游戏来消解了传统“夺宝”叙事模式中的艰难险阻，机关重重。

4.撕碎传统的零乱性追求

零乱性（Fragmentation）在后现代主义者眼中是“整体化”的反面，他们热衷的世界就是碎片化的世界。零乱性既是“去中心化”的手段也是其必然结果，当固有的“中心”消失，当稳定的“结构”瓦解，世界所剩下的也仅仅是平面世界的凌乱碎片而已。通过随意组合、拼凑的方法，通过选择并列关系与多元关系，后现代主义文艺作品突出地表现出一种“零乱性”。喜剧大师周星驰主演的电影《大话西游》将古代与现代、中国与外国元素被混杂并用，以零乱性营造出一种荒诞感与喜剧感。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大师波洛克的《秋韵：第 30 号》以“滴画法”随心所欲地在画布上作画，呈现出复杂难辨、线条错乱、零乱不堪的画面。后现代主义文学家托马斯·品钦的小说《万有引力之虹》便将现代物理学、高等数学、导弹工程学、性心理学和侦探学等学科杂糅，并以切割、闪回、穿插等电影镜头的写作方式增强了零乱之感[8]。

拼贴（Collage）是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中常用的表现零乱性的重要方法。拼贴最初见于绘画，“原指拼贴画家的一种绘画方法，即将毫不相干的事物，譬如报纸、木头、布片、塑料或瓶盖等拼接粘连在某个平面上”[9]，作为一种手法后也广泛用于文学、影视等其他艺术作品之中。

《十万个冷笑话》中便大量采用了拼贴手法，主要体现在人物拼贴、语言拼贴以及新旧元素拼贴三个方面。片中主要人物，白雪公主、匹诺曹、哪吒、李靖、黑心皇后打破时空界限被拼贴在一起，其次还有许多著名人物形象在片中拼接，如死神、关公、太乙真人、千寻、无脸男、唐僧一行人与白雪公主等等。众多人物的拼贴消解了各自原有的意义与形象，产生了一种零乱性与不确定性。其次，片中人物台词大量插入经典广告语如“苏宁易购跨年狂欢，买得越多送的越多多买多送……”“不是所有的鸡，都叫时光鸡”“炸子鸡、三杯鸡、宫保鸡丁、钵钵鸡、麦辣鸡、立刻加入麦当鸡其乐融融全家桶，现在订购还送可乐”。再次，片中出现了大量旧元素于新元素的拼接在组合。例如，黑心皇后的魔镜与现代科技电脑拼接，还出现了开机慢，配置有点老的情况。黑心皇后的魔法扫把与当代奢侈品 LV 拼接。以上种种拼贴使得影片呈现“零散化”和“碎片化”特征。拼贴“表达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抵抗与消解意志”[10]，其目的是让传统固定的思维模式在碎片化的新旧事物拼贴中走向模糊与瓦解。

零乱性还可以通过一种非线性叙事来获得。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是一种理性的体现，它使得故事呈现出“整体化”特征，一切都是确定、可把握的，这种叙事所产生的是一种“可读性”文本。而非线性叙事则力求将整体的故事击碎，一切都是未定的、开放的，这种叙事所产生的是一种“可写性”文本。阿根廷后现代作家科塔萨尔的长篇小说《跳房子》以多变的章节顺序来营造了一种立体阅读方式从而打破线性叙事传统。鬼才导演昆丁·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便采用了“一种循环中嵌套倒叙多线并进的巧妙结构”[7]124，导致故事脉络的六个部分相对独立，故事充满着偶然性。

《十万个冷笑话》中同样存在一种非线性叙事，影片中时空错乱带来了一种神奇的并列叙事。黑心皇后追杀白雪公主的故事、李靖与哪吒的故事、匹诺曹的故事、无名男主穿越时间拯救地球故事，这四个故事单元几乎同时展开，没有一个固定的点。当时空错乱之后，四个故事单元开始交杂拼连，这种交杂拼连充满着偶然性。一方

面这种叙事的偶然性使得角色原有的“所指”因“能指”元素的重新组合而产生了新意义，而且这种新意义因“能指”组合的不断变化比如“李靖与白雪公主”“李靖与匹诺曹”“李靖与黑心皇后”而走向未定的意义，开放的意义。另一方面这种叙事的偶然性也使得原有的人物情感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比如白雪公主爱上了匹诺曹、黑心皇后仇恨匹诺曹、哪吒与白雪公主的友情，从而呈现出一种游戏般的零乱快感。

5.结语

后现代主义者致力于颠覆传统，执着于消解深度，他们狂喜于碎片化状态，他们热衷于平面化世界。电影《十万个冷笑话》以非原则化表达、反讽技巧、零乱性追求，有力地践行了后现代主义精神，在对传统的颠覆之旅中开辟了一种新的动漫电影风格，带来了一种新的审美体验。

参考文献：

[1] 赵炎秋主编. 文学批评实践教程[M]. 长沙: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7.
[2] Ihab Hassan. The Postmodern Turn: 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169.
[3] 波林·玛丽·罗斯诺.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M]. 张国清,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62.
[4] 于玺.《玩具总动员 4》的后现代艺术表征[J].电影文学,2020(08):115-117.
[5] 谭小凤.《十万个冷笑话》的互联网文化色彩[J].电影文学,2020(03):100-102.
[6] 余虹.“荒诞”辨[J].外国文学评论,1994(01):14-23.
[7] 赵岚主编. 电影美学[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
[8] 徐畔. 美国文学概观[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445.
[9] C H Holman. A Handbook to Literature[M]. Indianapolis:Bobbs-Merrill Educational Publishing, 1980:87.
[10] 赵丽娜,肖菲.《十万个冷笑话》后现代语境的恶搞抵抗[J].电影文学,2020(04):130-132.

On the Postmodernist Features of the Film *One Hundred Thousand Bad Jokes*

ZENG Meng, WEN Zinuo

School of Humanities，Huzhou College, Huzhou

Abstract:Subversion, resistance, and destruction can be regarded as the most prominent image of postmodernism, as if a storm will blow the traditional structure, center, authority, and essence with depth and thickness into pieces and scatter them all on the ground, leaving only a world filled with a sense of flatness. Postmodern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reflect this flat world, and they are a vivid manifestation of postmodern trends. The movie *One Hundred Thousand Bad Jokes* effectively expresses a strong postmodern style through decanonization, ironic techniques, and disorderly pursuit, opening up a new style of anime film in the journey of subverting tradition and bringing a new aesthetic experience.

Keywords:Postmodernism; *One Hundred Thousand Bad Jokes*; Decanonization; Irony; Fragmentation